

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高鋪
守護之既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
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樓又歷數月家
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鬚鬢白着白
衣來謂璋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拄
其頭便能起坐迤迤自起添油注燈下就前
牀取鞋著之四顧見僕使皆困臥不欲驚之
自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
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其有聲稱必就冊
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
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
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
年為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挂娘子
竟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今定靈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
如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
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
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信宗車駕已及左神郡縣
鎮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街巡小吏
告之曰大將軍迎駕合同于道左任即奔詣
適獨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
異常嚴整戈甲之威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
介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水纓金甲一人五
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而食頃隊仗方
絕問報者大將軍為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
軍也既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親猶歷然在目
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卷之三

卷三



錄異記卷之四

錄異記卷之四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墮關外十餘里
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
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
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
前之隊仗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
步健押茶擔子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岳
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
應舉何不一謁以上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違
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
伺之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
矣遂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遠巡嶽
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
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教
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言敦厚飲
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
大人握手語舊顏色憔悴衣服繯繯注而相
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

遇春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
數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未食窮困之狀
迫不可濟知姓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
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為迷姓字若得南
山情神即勉免飢窮此後還轉得居天秩去

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
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
歸頗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
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
可久留生因以表文人所求告之侍御曰情
神似人間道補極是清賢數水橋神其位卑
雜豈可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
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
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
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
情神沾灑相感曰非吾姓之力不可得此位
也俟後一轉使人天司矣今年地神所中謂
水從溫姪莊當飄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
五百家已令為姓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
有五百緣相酬須臾情神驅殿而去侍御亦

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欲如夢覺出門訪
僕僕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
回止別墅其夏渭水從溫涇相甚多唯崔生
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繡
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

王大卿郡說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
酣數屐於江陵大街往來兩霄沉其街側有
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
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使必買此宅
聞者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荆南遂買此
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為成都郵巡忽
失意韋公逐之使攝靈池尉倉惶受命羸僮
劣馬奔追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
絕行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
及郭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
然後得入時自郵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
劉禹錫深交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
錫與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於階下
公既去日者出謂禹錫曰負外若國省轉事

勢殊速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
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
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關果如日者所
言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
灌口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
數大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
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
導江令黃璩及鎮守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
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鄒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
若數千人在水東堤內屯駐旗幟帶暮人物
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
州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晚差人密探之大軍
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答曰江濱神
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
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
可驗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
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
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千餘里因水摧損今形
像泝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

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磨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歐擊或道途顯

顯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民楊知過者嘗受正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

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

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瑩潔人嘗看說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執於石遺擯之忽有寄居士人

家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

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

有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詰甚

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爾因與衆人斷掘其下纜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闊衆共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窻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今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字省乍親宰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歸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勝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今弟然倚久之莫雪其問賦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獲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為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字廓滿為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鸞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勤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傳傳捷異常身

如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思為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抱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為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為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今弟詰於襄中賓幕編述書版寘于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然此俗莫知謬以為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詠激發廓滿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今在官日有健卒盜掠寨木擒之送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今家為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

12177 A 52

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翦碎求方術釋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崇亦隨之又曰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因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且我羅漢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遣去矣汝蓋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且借天蓬童子中安下兼此天蓬十三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神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污損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為改正言論間多勸人為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色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女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即肯言

話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毀因即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他語為對未知是何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龍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菁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搜率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慄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錄異記卷之四

錄異記卷之五六同

卷三

龍

蘇秦言知傳賢聖者皆龍也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闊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浸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

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轎車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權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扶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
柳孫君慶乾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過使頗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健卒民庶孳孳高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